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长篇小说
Given a Chick
at Age 18

冯唐 / 著

我把月亮戳到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亲吻你
你就是我



天津出版社
天津人

冯唐
著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 冯唐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10

(冯唐文集)

ISBN 978-7-201-08321-6

I. ①十…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5013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2插页

字数：151千字

定价：·25.00元

序

冯唐最爱议论“我爸我妈”，口角生风，调笑无忌。若落到批评家手里，这也许就是一个好例，“弑父”“弑母”云云，有一大套理论等着他。

但冯唐还“弑理论”，现成的理论运行到他这里都会死机。正因此，冯唐小说写了十几年，粉丝遍江湖，传言此人是一高手，但是，没人说得清他是哪门哪派，也没哪个批评家愿意招他惹他——我不记得有哪位成名批评家拿他试过招，我也不想惹这个麻烦，这只会暴露文学之树之绿和理论之灰。中药铺里，每一味药都有一个抽屉，但冯唐这味药装不进任何抽屉，只好放在柜台底下，知道他在，权当他不在。

不能纳入现成阐释系统的小说家当然是不幸的，至少是当不成大师的，他注定是癫和尚癫道人，破履烂袈裟，度牒也没有，游戏红尘，不干不净。而大师，需要被阐释、被放进药罐子里熬成济世利人的汤。正如有的和尚注定当方丈，宝相庄严，看着就像，注定受十方香火，有巍峨庙宇、金珠玉帛配他。

癫和尚若是做了小说家，大约就是冯唐这样。他无差别心，他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爹妈儿女，分成领导、知识分子和

群众。正如医生眼里，人在产房一样，推进炉子时也一样；在搓澡师傅眼里，人在澡堂里都一样。深知众生平等，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方做得成癩和尚，酒肉穿肠、呵佛骂祖。

冯唐的小说不是现实。冯唐的小说不是梦想。冯唐的小说也不是梦想照见现实或现实侵蚀梦想。小说家冯唐不活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他不活在人力图主宰自己或hold住世界的任何时候。所以，据说，冯唐的小说语言好，叙述也好，读之令人津津有味或勃然而怒，但据说他的故事不行。这就对了，所谓故事，不外乎是人千难万险千回百转力图主宰自己或hold住世界而成或不成的事。

冯唐的世界无故事，冯唐的世界甚至无人物，没有人会想象自己是冯唐小说中人，想进去也找不到门，冯唐的世界在人的自我想象自我意识之外封闭自足，他的小说永远拍不成电影电视剧，因为他的世界没有权力和意志甚至竟然没有爱欲。这不是乌托邦或黄托邦，不是麦肯锡规划的人间或天堂，这是“无托邦”是大荒山青埂峰，是空空道人拍手唱——冯唐的小说里有的只是声音：空空中回荡着的、玩味着调弄着这平等这寂静的花腔。遥遥传来，便是红尘游戏，众生倾听，然后各忙各的去。

正是：

满纸荒唐言，不关你我事。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李敬泽

自序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以东，纽约以西》。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欲望时的感觉。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把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

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冯唐

目 录

- | | | |
|-----|----------------|-----|
| 370 | 谈谈美人，言天莽莽 | 12 |
| 180 | 书帝报本 | 12 |
| 120 | 《第八十》 | 25 |
| 1. | 朱裳 | 001 |
| 2. | 一定要硬 | 002 |
| 3. | 抓女流氓 | 004 |
| 4. | 十万个为什么 | 008 |
| 5. | 老流氓孔建国 | 012 |
| 6. | 母蛤蟆的腰 | 016 |
| 7. | 耶稣与孔丘 | 020 |
| 8. | 女特务 | 024 |
| 9. | 李自成和貂蝉 | 029 |
| 10. | 保温瓶和啤酒 | 034 |
| 11. | 阉了司马迁 | 037 |
| 12. | 《武经总要》 | 040 |
| 13. | 红袖招 | 044 |
| 14. | Thank you, 撒泡尿 | 046 |
| 15. | 小腿灿烂 | 051 |
| 16. | 丫嘴唇真红 | 054 |
| 17. | 《龙虎豹》 | 057 |
| 18. | 臭贫和牛逼 | 061 |
| 19. | 翠儿 | 063 |
| 20. | 真丝红裤头 | 067 |

21. 别看我长得像个杀猪的	070
22. 脉管	073
23.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076
24. 永延帝祚	081
25. 《十八摸》	092
26. 东三环上的柳树	102
27. 心坎	105
28. 我是四中的	114
29. 现在跳舞	121
30. 到黄昏点点滴滴	135
31. 叶下摘桃	141
32. 马拉多纳	144
33. 女儿乐	149
34. 《西方美术史》	155
35. 《新婚必读》	160
36. 麒麟汽水	166
37. 奶罩	171
38. 板肋与重瞳	176
39. 青春美文	181
40. 打枣	185
41. 乙醚春药案	188
42. 一本黄书	193
43. 让你很难看	195
44. 温润之美	198
后记	200

像孔建国那样睡醒，赤身露上身，身子还麻溜，但是小肚子已经折拱，肚脐窝凹进去，脸上一道皱纹刀疤多得老白而憔悴。一条皮带系住“的的良”军裤，皮带上四个扣子一起的带扣磨得发旧，像车轴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驻皮的哨长。最后画一个扣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后的位置，看流氓孔建国个儿一定是那夜要娶一本卷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烙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粘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根儿大前门，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1 朱裳

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2 一定要硬

22. 解围	070
23. 落得无首，人涉知危	073
24. 水浸葫芦	076
25. 《十八摸》	081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你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之后，哪怕小二被人剁了，旋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之前，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一定要干了她。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的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真是他妈的操蛋。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老流氓孔建国和我讲上述一席话的时候，背靠一棵大槐树，知了叫一阵停一阵，昭示时间还在蠕动。偶尔有几丝凉风吹过，太阳依旧毒辣，大团大团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溅起干燥的浮尘。很多只名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从咬破的槐树叶子上拉出长长的细丝，悬在半空，肉身子随风摇摆。老流

氓孔建国刚刚睡醒，赤裸着上身，身子还算精壮，但是小肚子已经渐拱，肚脐深深凹进去，脸上一道斜刺的刀疤显得苍白而慈祥。一条皮带系住“的确良”军裤，皮带上四个排在一起的带扣磨得最旧，像年轮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肚皮的增长：最里面一个带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烙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沾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根儿大前门，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被填鸭似的硬逼着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作报告，常能插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这之间的女同志，通常认为他臭牛逼。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上述那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

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真，跟语文老师似的，装丫挺的，事儿逼。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尿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经常渴望着大衣柜顶上藏着的沙琪玛，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沙琪玛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3 抓女流氓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所以，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分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奇装异服。我老妈的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

丁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蹿到阳台，趴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哥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根耳朵竖起来。”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面。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线，然后替我和我姐织成白棉线衣，一点风不挡，一点弹性也没有。我想如果织成内裤，一定能起到防止鸡巴竖起来的作用，老妈的思路比我窄，总是想不到。我老妈拆棉线手套织线衣的时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对面，穷极无聊，总想找人聊天。那时候的电视机是九寸黑白的，老妈不爱看，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姐姐总在做功课，我妈就来和我贫，我可能臭贫了。我妈说，将来嫁给

我的女孩子有福气，找了我，有人说话，不用看弱智电视，省电，一辈子不烦。

我妈说，安心做功课，别闻见香风就蹿到阳台上去。我说，鸿雁将至，我保护视力，我登高望远，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谁，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好报告我妈。我妈说，乘车的都不是好人。我说，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我妈说，不许你搭理她们。我说，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务，我才只是个红小兵，远不到红队长、红支书、红主任的级别，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我的级别差得远了。我妈说，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还小”。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还有三双手套剩着，我妈的棉线手套没拆完，线衣没织成，就总是没完没了，警惕性很高。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街上永远有坏人，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他们就特别坏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我妈也不用上班了，还给我买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装的，瓶口罩张白纸，用根红皮筋绷了，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噗地一声。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屁股。碘酒在我屁股上丝丝蒸发，我感到一丝丝凉意，“小

白兔白又白，两根耳朵竖起来”，我知道那一针就要来了。心里说，赶快捅吧，你妈的，瞧你丫那操行。

但是女特务永远叼着烟卷抹着头油鲜艳在电影里，大车、二车始终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高喊“抓女流氓”。

4 十万个为什么

我不能亲近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老流氓孔建国。我让我妈给个理由。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两眼贼亮，一点不像好人，而且具有教唆青少年学坏的强大力量。我说，以貌取人，太笼统，我的眼睛也贼亮。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不事生产，不属于工农商学兵，无法归类。我说，孔丘、荆轲、李渔、鱼玄机、苏小小、陈圆圆，我的偶像都无法归类，他们拼命不随大溜，弄出些故事，让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没有单位，社会关系复杂。我说，我妈的社会关系也复杂，我妈认识副食店卖肉的，净给我妈切瘦的，偶尔还免肉票。我妈认识厂子里做冰棍的，她领的冰棍都是第一锅冻的，色重香浓，一看一舔就知道是红果味儿的，吃一口，香精浓得麻嘴。我妈还认识邮局卖邮票的，新邮票上市我妈不用排队就能买到，转手到月坛邮市就能卖个高价。我妈说，你妈妈的，我是你妈还是你是我妈？你给我听好，不许你和老流氓孔建国穷混，否则棉线衣的领子给你织紧一寸，不许就是不许，没有那么多道理。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总体来说简单枯燥。早上天刚亮就被老妈吼